

中国艺术理论研究丛书

本来没有艺术

王东声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

中国艺术理论研究丛书
本来没有艺术

王东声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图书再版编目 (CIP) 数据

本来没有艺术 / 王东声著.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4.1

(中国艺术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7-5330-4452-7

I. ①本… II. ①王… III. ①艺术 - 研究 - 中国
IV. ①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972 号

责任编辑: 柯瑞华
装帧设计: 王承利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6193019 86193028

制 版: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济南红河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18.75 印张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序

钱忠平

此刻，在你手上的这本书，是画家王东声先生这几年来以文字表达自己思想的一个总汇。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编“杂说”多为随笔性质的小文，是画家日常读书、思考的随性记录，是书中最吸引我的部分，其间多思想之灵性的火花，且文笔意趣盎然。中编“艺论”收录了画家较大部头的文章，是画家针对艺术史论某些方面的问题所做的较为深入的研究。下编“因人而议”写人记事，为画家交游的衍生品。作为画家，于画这个原本的擅场之外，用文字呈现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本不必以短长较之，只要有真知在，反可令古人“画，文之余”的判断不甚了了了起来。这倒是挺有趣的。

对于画画这件事，就我个人的体会，画人说的话总要靠谱些。而画人中被公认为高手的那几位说的话，简直就是绘事的圭臬。因为画上的斤两，那些难能，不“上上手”是难有体会的。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多因于此。而借一步说，只有那些能力相当的画人，才会有相互间的赏识，所谓“英雄识英雄”、“英雄相惜”，正在这一层。否则，低者对于高者，就有许多的仰视，而这仰视的结果，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易发“倏忽在前”、“倏忽在后”的慨叹；另一方面，高者对于低者，就有许多的藐视，而这藐视的结果，心猛者骂他个“欺世盗名”，心宽者则莞尔一笑，顶多嘲他个“忽悠”。我爱读画人的文字，尤其自恋起来的时候，像是拿了镜子从不同的角度，只为照见自己。想想人生毕竟寂寥而苦闷，幸好还有画，还有文字得以彼此慰藉。

东声，我的朋友，一个喜欢思考，做事认真且勤勉的人。因为编《画语者》的缘故，我们的接触逐渐多起来。《画语者》“倡导画人阅读，记录画人思想”的宗旨，甚合我这个平时爱翻书，喜欢在自己大脑里遛驹子的老宅男的口味。由于没有“弄潮儿”的身手与本领，同时又不屑于随波逐流，于是只剩下“看”的份儿。还好，这“看”毕竟是要站定

了一个位置，并有一定的视角的，于是，这“看”就多少具备了一点特立独行品质。有多少个视角，就有多少个“看”的结果。如果艺术是生命中要看的风景，那么可以这样说，《画语者》在“主流”抑或“潮流”的组团游之外，为那些自有主张的散客提供了诸多的自由行的方便。从这点说来，我是要感谢东声的。《画语者》由东声发起，拽我加盟，我想他与我应有同感。

好了，耳听得话题渐行渐远了，赶紧带住，回到这本书，道一声：是为序。

2013年7月28日于武汉

我和东声

金心明

我和东声是同龄人，年过不惑，算是人到中年了。这些年来，东声一直是我心里的朋友。

记得早些年，东声在《中国书画》做编辑，约我的稿子，为我写了一段推荐语，自觉是写到了我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心里便生出些许相惜的友好来，一直如此。有一次，在电话里他还说，喜欢浙江的鲍贤伦。于是，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

我们这个年纪，写字，画画，做事，经历着大多相似的人和事。我的一个文学批评朋友说，七零年代的人或许是最后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了。从东声身上，依稀能读到文学的影子，淡淡的愁绪，像一层薄纱，罩着，不事张扬。某种带有思辨的东西弥漫在他的书法和画面里，看似不经意的线条造型，却有着过多的思考，干净，透澈。他写文章，一大篇一大篇地写，很逻辑的那种，我虽不懂得那些西方绘画的林林总总，也能感觉到他思考的深沉。

东声务实，谦和。这些年，办《画语者》，提倡画人阅读，招呼大家一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从联络，组稿，编辑，统筹，做得风生水起的。期间，办展，画瓷，也有了更多的机会相聚，艺术和生活，友情和理想，在我们之间，慢慢打磨出包浆来。可就他近乎木讷的性格，我老怀疑他不是做这些事的人，可他却悄悄地成就了这些不算是事的事。一个平和的人内心蕴含的那股力，可以很大。作为一个文化理想者，画画在于东声而言，似乎没有太多的分量。我从他空灵的笔线里看见画面背后的许多东西，甚至于他的谦谦君子的风度。当下画界，日益强调专业化，画技被不断翻新，从南到北，这些仁人志士为我们开创了太多的前无古人的图样和方法。可谓手段使尽，无知无畏。相比东声在这样的书画江湖中的冷静表现，竟显出“迂”的味道了。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想，这与东声很贴切。看他读书，写字，

画画，教书，做事，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一样，到头来，却始终是“自在云山深处”，说不清，道不明。太多的敬畏，让我们心生疑虑，举步维艰，常常有无所适从的尴尬。人说，我们这个年纪正是思想渐渐成熟，应该有所建树的时候。每每下笔，却感到知之甚少，荒蛮一片，无从“建”，也不能“树”。我没有和东声探讨过这种感受，或许，东声的智慧，自有他成为“无用之才”的道理。生活在北京的东声，依然，读他的书，画他的画。年岁，依然，不依不饶地增长，在出世入世之间，做着有用无用的事。

以此，质之东声，以为如何？

目录

序 / 钱忠平

我和东声 / 金心明

上编 杂说

- 3 关于“帮闲”
- 5 人的荒唐可笑
- 6 啰嗦百字道苏公
- 7 山人不在家
- 8 从王原祁的“惆怅”谈起
- 10 常常想起傅雷
- 14 且居漫记
- 15 白石先生与居里夫人
- 18 用自己的笔寻找黄金
- 21 不务正业
- 23 翠微诗画广场记
- 24 “画瓷时代”的疑惑与感谢
- 26 假如没有陶瓷
- 27 故乡的泥人与皮影
- 29 本来没有艺术
- 31 这院里最凉冷的一间屋
- 32 学院的麻将桌
- 35 尴尬无处不在
- 37 为赵无极的功德圆满深鞠一躬
- 38 “批评”源于“疑惑”——祝贺《批评界》走过十年
- 40 贺《中国书画》创刊六周年
- 42 西山的“世外桃源”
- 44 我是司机
- 46 汤汤水水的博客

- 51 当淘画团遭遇美院学生——答《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记者问
- 53 关于“文化财富”这样一个话题——答“第二届河北文化产业发展高端会议”记者问
- 55 读《我们面对什么》和《中式批评》
- 56 旧作《非常书写》的一些文字
- 62 《艺概丛书·王东声》自序
- 63 《不以为然——关于现当代艺术的一些批评与品读》后记
- 64 《当代逸品十家·王东声卷》后记
- 38 《当代书法十家·王东声卷》后记
- 70 《花绘历程——王东声水墨作品》后记
- 72 《意象油画研究》后记
- 74 可庐随笔
- 86 艺术就像一座金字塔——答《道邦艺术》记者问

中编 艺论

- 101 “写生”之于二十世纪中国画
- 106 傅山的“逸气”及其审美心理分析
- 115 “豆腐渣工程”与问题书法
- 120 “穿凿附会”抑或“别具只眼”？
——庄禅美学映照下的董其昌绘画理论及其影响
- 129 意象油画家简评
- 198 纸上谈兵
——关于“设计”的概念与意象造型的一点分析

下编 因人而议

- 211 野叟蒋雨浓
- 212 我对蒋雨浓书法的一点理解
- 214 给“雅俗共赏”一个理由
- 220 阅读巴什雷科夫
- 222 老梅心中的春夏秋冬
- 227 王国斌油画刍议

231	一切尽在过程与体验之中
237	别开生面
240	“此在”与“此在”之外
243	魏杰篆刻简评
244	程风子篆刻扫描
245	观海龙新印有感
246	说说广君的印
248	沉着快意 远望溪山——范硕书画浅解
250	关于王福明油画的几个关键词
255	我所认识的顾工
257	诗意的吟唱与抚摩
259	宣纸上的“堆垒”
261	《当代书法十家·李渊涛》序
264	诚者如斯 敬者如斯
266	令人艳美的中良
268	说说小康的山水画
270	朱零山水短评
271	王振羽书画小议
272	在观看中不断思考
274	做为“书写者”的魏广君
278	跋朱新建画作二首

附录：本书涉及人物简介

后 记

上编 杂说

关于“帮闲”

关于文人的帮闲，鲁迅著文多有涉及。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中，他说：

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篋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篋片文学。

因此，他将宋玉划入帮闲文人范畴。

宋玉者，何许人也？

宋玉，又名子渊，相传为屈原学生。战国时郢(今襄樊宜城)人。好辞赋，所作甚多，流传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曲高和寡”等词汇皆源于他口。历来，文坛有以“屈宋”并称，人品上奉其为师表、楷模。李白称：“屈宋长逝，无堪与言”，杜甫有“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而宋儒欧阳修甚至称“宋玉比屈原有出兰之色”，王夫之评其曰：“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评价甚高。

在《大言赋》、《小言赋》中，记载了宋玉与襄王的游历，宋以其才识力压群伦，深得襄王赏识，并获赐“云梦”之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或许正是因为宋玉受宠于襄王以及史太公“终莫敢直谏”的评价，鲁迅将宋玉划归在“帮闲”一族；而郭沫若也在剧本《屈原》中将宋玉贬成“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

的确，“帮闲”文人是无聊且尴尬的，但也是无奈的。在《从帮忙到扯淡》中，鲁迅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

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如宋玉那般的文采风流实难否定。转而，鲁迅又说：“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来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而且，“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在鲁迅看来，这“闲”也不是谁随便就能“帮”的。

文人给画家“帮闲”有诸多例子。傅雷推崇并全力推举黄宾虹，是文人与画家之间的一种“相投”，一种惺惺相惜；徐志摩与徐悲鸿的争执，代表着文人与画家对于艺术见解的差异，如果在当代是不是也会被认为是“炒作”？当初“印象主义”在巴黎画坛出现时尽受奚落，是作家左拉挺身而出，著专文全力维护印象主义，并将印象主义倡导者马奈写进小说。另外，诗人阿坡里尼儿支持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契诃夫把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作为主角的原型写进《带阁楼的房子》，如此这般，应该不仅仅因为好友间的一份情谊。

画家的“帮闲”也有可读的一例。清代，扬州金冬心一度清贫，常常混迹于某盐商家里作门客。一次盐商宴客，席上赋诗。盐商无多墨水，半天才挤出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由此，惹得众人哄笑：柳絮明明是白的，怎会片片红？眼看就要出丑，一旁的金农急忙过来“帮闲”：“此乃俺东家所作的七绝中的一句，原诗是这样的：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坞，柳絮飞来片片红。”一下子给东家解了围。

如果将冬心先生归类于鲁迅笔下的“篋片”一族，显然算是生存所迫的“即时”行为，更应该看作是一次“智慧”的应对。

若论最“成功”的帮闲可数唐太宗李世民，他把王羲之的字奉为上乘，左右着当时的书写风尚，也导引了时至今日书法标准，确立了王逸少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祖师爷”般的地位。而最可叹、可悲的“帮闲”可算做宋徽宗了，他不好端端地做皇帝，却大犯“画瘾”，推行画院，招揽画家，编纂画谱，终因玩心太重把自己的命和江山也搭了去。

（原刊于2008NO.2秋冬卷《画语者》）

人的荒唐可笑

从无为到有为，从物质稀缺到极大丰富，这的确是社会的一种进步——物质的，也是文明的。

这么说似乎很有道理。

这么说似乎又不是个味道。

人从远古洪荒中走来，不再“野蛮”地生吃食物，不再“衣”不遮体，然而满口的创造“文明”，却往往每一丝毫的“文明”都是鲜血和野蛮的换得。按这种逻辑分析，以“野蛮”对付“野蛮”，最终得到的是“文明”。

现代人似乎比任何时代都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表现为人变得相当“物质”，人成了“物质”的奴仆；表现为对“物质”的趋之若鹜，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的方向感迷失。

君不见，报章刊载、网络视频等等，不分等级，无所顾忌，一切都“民间化”了许多，而各种“形色”的消息报道则空前地“公开化”。

举例说明：

一、安静的校园里并不安静。“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为一次职称或一次分房火拼得鸡飞狗跳。

二、当然，外面的世界也不一定“精彩”。机关里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为一个“位置”争得头破血流。

对于活的人来说，或许老庄的“无为”观不无深意。

高品质的“文明”正在于从“有为”返回“无为”状态，返回“无为”阶段。所以，城里经常打着“休闲”的幌子谋划着各种利益。这是人从“挣扎”的现实中的一点获得，一点体会——一点可怜的获得，一种“文明”里的可怜的体会。

在人被“技术”所劫持的当下社会，“物质”在大踏步前进，而“文明”却在堕落，不是退步。“文明”已成为被“物质”压榨下的星星点点的渣儿。

“文明”没有走到“物质”的正面去，是必然的？

或许，“文明”这个词被赋予了褒义内涵的本身就是个错误？是被某类人群或集团所定义的，其本身应该深隐着一种“虚伪”甚至“欺骗”的味道？

（原刊于2008NO.2秋冬卷《画语者》）

啰嗦百字道苏公



(宋)苏轼像

辛卯腊月十九日，乃东坡先生诞辰九百七十五年纪念日，杭州画友筹会寿苏。心明兄电告作小画小文，言不过百字为佳。遂草就百字以呈之。

——题记

东坡游戏大方，其辞赋、翰墨、人生，皆如是。

其“作弊”，一助子由，再受子由助，见《铁围山丛谈》、《四朝见闻录》；其“赖账”，见《乌台诗案》；其于元章“趁火打劫”，见《侯鯖录》；其做考官“自以为是”，见《挥尘后录》；其“闷骚”，见《宋人轶事汇编》；其“风流”、“行贿”而戏僧，均见《冷斋夜话》。

知者一笑。

(原刊于《知乐雅集(第五)辛卯寿苏集》，2012年1月版)

山人不在家

当到达这里的时候，门人正在拉门闩。任由我们一顿好话，门人就是不应，“时间到，山人已谢客”。哎，没办法。

古时访贤，常有“寻隐者不遇”一样的吟赋，而我没有那份诗意，只留下一段潦潦草草的字句。

八大山人纪念馆，青云谱，白壁黑瓦的院墙，右侧一座如今很多劣质公园里都有的月亮桥，而围于院后的水面幽深着我的思绪。彼岸，一名背包的年轻人低头徘徊，莫非，他也被山人拒之门外？

左侧白墙上，明明白白的黑体“售票处”标识，以及那烙于脑内根深蒂固的“八大山人”黑色字款与红色印章，这之间——今与古，新与旧，印刷与手工，现代与传统，人文与商业，通俗与个体，共相与殊相——诸多对应的概念，同样混沌着我的思绪。三百五十余年前山人进进出出的清冷寂寞的青云谱，如今成了迎来送往的游览区。毕竟，如我一样的凡夫俗子，纵使远路迢迢奔将过来，也不过逗留片刻功夫的一位过客而已。

或许，青云谱的存在，与身后车水马龙喧哗聒噪的南昌城无关。

那始终站在远处的山人，与如今这个空荡荡的院落，也似乎无关。

山人的寂寞，凝固在时空的那一端。

没有进门，未觉遗憾。我知道，山人不在家。

山人说过：算来一百零八颗念头穿，大金刚，小琼玖，争似画图中，实相无相一颗莲花子。由此，没有进门的这一次已经算作与山人的“最亲密接触”了，而山人在不在家还重要吗？“实相无相”的“吁嗟世界莲花里”，空境与幻境，“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如如相”。空空想去，不禁有点大乘佛学的味道。



八大山人纪念馆外的标识

（原刊于2009NO.2 秋冬卷《画语者》）